

(一) 道德回升，先他后我

这群修炼者形成了清华园中的一块净土。他们都知道提高心性，做道德高尚的人。修炼法轮功

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：对法轮功学员往死里打！都死了又有甚麼？

2001年2月20日

日前后，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四平市劳教所检查情况。在回答法轮功学员提出的“何时停止对大法弟子的残害”问题时，林炎志声称：“对法轮功学员中坚定到底的就是要狠狠地打，往死里打！”随后又说：“中国有13亿人，抓进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不过10多万，都死了又有甚麼？打死几个算甚麼？宁可打死两个也别让他们进京上访。”这些话使在场的干警和其它劳教所官员都惊讶不已。如此视人命如草芥的恐怖言论，竟出自XX党的高级干部、省委副书记之嘴，岂不令人胆寒！

图片报导

四川省一大法弟子在2001年1月30日进



京上访，被北京市昌平区北石槽镇的恶警们残酷虐待、殴打，造成双股双腿漆黑、严重淤血、双脚肿胀、

主人，甚至没听过主人的名字。

(四) 赫毅

赵明99年初去爱尔兰留学后，为了不让大家失去这个学法的好环境，赫毅把这房子租了下来。大家还像以前一样进进出出，来来往往，新的学员仍然不知道房间的主人是谁。99年“7.20”以后，恶徒认为赫毅是组织者，因而将他非法劳教，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。

(五) 被迫害致死的校友袁江

袁江于199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专业，在兰州市电信局所属的信息技术工程公司工作，曾经担任过副总经理。后因他不放弃法轮功信仰被解职，改任技术总监。



2001年8月30日，袁江在甘肃敦煌附近被捕，关在省邮电管理局兰州市白塔山后山的绿化基地，被酷刑折磨了近两个月。10月底，袁江奇迹般地逃了出来。然而终因他的伤势太重，多处内伤发作，于11月9日不治而去。

“1400例”内幕一则：

我儿子的死与法轮功无关

近期江泽民集团在大陆各地纷纷建立洗脑基地，对本地法轮功学员非法强制洗脑迫害，派叛徒“轮番帮教”，强迫被绑架者听、看诬蔑大法的录音、录相。不放弃信仰者，轻则每天只准睡三、四个小时觉或灌食等；重者打骂、上械具、送劳教。

大批费用从何而来？除罚款、摊派各单位和乡镇出钱外，江氏又下令从国库拨款42亿元，按人均4000元拨款，首期纳入洗脑名单者达100多万人！

京郊某市一个乡镇洗脑指标定为16名。洗脑一人，市里拨款1500元，完成指标奖励“长安”小汽车一辆。层层施压，完成有奖，不行受罚。可是，令完成洗脑任务、弹冠相庆的乡镇官员想不到的是，好不容易完成的16名指标，不到一个月，几乎所有的人都重新走上了修炼的路。

古往今来，人心又何曾被压服过？！民脂民膏用于迫害上百万善良百姓，堪称古今“奇观”。

感动，自己凑钱庆祝了一下。

后来，系里负责学生工作的某领导知道了此事，也深受感动。他说：“等你们换届的时候再好好吃一顿”，也被他们拒绝了。“科协”换届的时候仍然没动一分公款。他们的表现被传为佳话。

(三) 赵明

赵明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场。他是清华修炼较早的老弟子，默默无闻地为大家的修炼提供了许多方便。赵明在清华北门外附近租了一间房

子，平时经常有学员到赵明的住处学法。为了大家进出方便，他把自己的房门钥匙放在门上方的一个水泥台上，任何人伸手就可以取钥匙开门而入。每天中午、晚上学法的人不断。从98年下半年开始，每个月的前9天晚上都在赵明的住所放师父9讲录像，一直持续到99年7月。学员们出出进进，人来人往，大家都习惯了。许多新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了，却从来没见过房间的

“1400例”内幕一则：

我儿子的死与法轮功无关

我叫夏祖容，家住重庆永川双石镇，双桥街70号。我是电视报导“1400例”中跳河自杀死者龙刚的母亲。

儿子有没有精神病，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。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。我儿子确实有精神病，他是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而死亡，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。

在我儿子死后，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，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炼法轮功的。他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，叫她照着上面写的念并要我儿媳配合他说大法不好的话。当时儿媳迫于压力这样做了。第二天他们给了她200元钱，并教我孙儿说诬蔑大法的话。这条假新闻就是这样出笼的。

善念挽救了我的生命

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家属，今年64岁，家住黑龙江省兰西县新立街。对于不了解法轮大法的人，我总是善意地向他们讲述真实情况——法轮大法好，我对家人炼功非常支持，法轮大法不仅使家人身心健康，而且还挽救了我的生命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2001年12月15日，我去表弟家参加婚礼。下午四点半后，天已黑，我骑自行车哈黑公路上往

叶老太口述

家返。突然间一声响，我以为后面出了车祸，随后我便腾空而起，被抛出七、八米远，轻飘飘地落在地上。紧接着一辆微型货车骑在我身上，车的保险杠压着我的脑袋，拖着我往前走，我的脸火辣辣地疼。此时我没有一丝害怕，反而冒出一个念头：只有法轮大法能救我。刚这样想，我的头就脱离了保险杠，然后就感觉右臂

(下轉至第8頁)